

梦想之花在奋斗中绽放

陈新森



再苦再难也要扛过去！”

嘟嘟嘟——手机响了，陶新花低头一看，连忙接通：“小陈，原料收到没？”对方应道：“陶姐，收到了，我们加工的成品图片已发你微信，帮忙把把关。”陶新花回复：“好的。本月加工费已经汇出，请查收一下。”

放下手机，陶新花说起缘由。通话的小陈叫陈小冬，江西德兴人，他从报纸上看到信息，专程从江西赶到冷水镇，恳求陶新花在德兴设个加工点。陶新花为此专门去了一趟德兴，发现那里有的是留守的、富余的劳动力。来料加工在家门口干活，用工灵活，来去自由，最适合当地人创业致富。于是，陶新花买了一百八十六台平车送过去，免费给当地留守老人和妇女，尤其是残疾人。

曾一同前往德兴的县妇联主席施霞很敬佩陶新花：“陶姐，你真行，加工业务从村到镇，从镇到县，又扩大到仙居、缙云、天台等周边县市，如今都扩张到省外了。”陶新花笑着说：“来料加工简单、易学、无门槛，劳动强度不大，文化程度要求不高，可以兼顾家务与劳作，特别适合留守老人和妇女，尤其是残疾人。”

“十多个加工点，你腿脚又不便，哪里顾得上啊？”施霞心中满是疑惑。“多数加工点每天送货时照管一下就行，主要的心思还是放在‘残疾人之家’，这里更需要投入精力。我自己就是残疾人，更知道其中的苦。”陶新花拄着双拐，移步到书架前，抽出一本文件夹，指着上面的名单说：“只要是我知道的残疾人，我都会尽力拉一把。”

“你不怕负担太重吗？”施霞问道。“我从小也靠别人帮忙。现在丈夫住在敬老院，儿子在部队当军医，女儿跟我一起干，自己有条件有能力，理当帮助更多的残疾人。能够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，我这心里就感到满足和快乐！”陶新花的语气是那么恳切、坚定。

2018年，陶新花在冷水镇买了两幢临街的房子，建起了“残疾人之家”。一楼是加工点，二楼是厨房和餐厅，三楼四楼是培训室和康复室。这里常年有十多名残疾人做手工活，免费吃午饭，每星期两次康复训练。陶新花既是加工点的经营者，也是这个“残疾人之家”的“家长”。

在“残疾人之家”，书架上摆放着“全国最美家庭”“浙江好人”等诸多奖牌、证书，无声诉说着陶新花走过的风雨人生。

“第一单交接成功，我就想，只要有业务，我的人生就能逆转。”至今，陶新花还清晰记得那个冬夜，寒风呼啸，雪花飞扬，她骑着三轮电动车，送货到义乌。半途，车抛锚了，手机又没电，她一个人站在马路边等到凌晨三点钟。风似刀，咬紧牙，直到叫上车把货准时送达。那一次，因为冻伤严重，她的腿溃烂了，三年后才恢复，现在还留着疤。但陶新花无怨无悔：“签下的单子，就是许下的诺言，

“子高、子奎，我们出发喽！”每天一大早，陶新花开车去接蒋子高和蒋子奎。这兄弟俩，一个七十一岁，一个五十八岁，一个智残，一个肢残，住在保障房，

村里无亲戚，屋里一度乱得人都走不进。陶新花帮着清理垃圾，搞了卫生，铺上新床单、新棉被，添置了煤气灶、炊具，让这家里总算有了家的模样。每天早上七点半钟，陶新花准时来接兄弟俩去镇上的“残疾人之家”。“开始根本不肯去，我一天一天接送，一次次耐心劝说，现在终于习惯了，赚了钱买好吃的，买新衣，脸上的愁容也不见了。”下午四点半左右，陶新花又将兄弟俩送回家里，这成了她每一天的常规事务。

后来，镇上和周边几个村的妇女和老人也想来“残疾人之家”上班。陶新花就在街对面租下三间房，扩大加工规模。一年不到，人又容纳不下了。怎么办？陶新花心中有谱：“村民有需求，我怎能拒之门外？加工场地不够，再想办法扩大。小产业能带动大家致富，这是我最大心愿、最盼望的事。”

这时候，县妇联送政策来了：办来料加工点每年给奖励；县农商银行上门服务，优惠发放创业贷款；县残联走访时承诺，每年贷款利息补助百分之八十；当地政府也在土地问题上给予优先解决……这一切，给陶新花增添了无比的信心，她决心再拼一把——不为自己，只为撑起心中的共同富裕梦。

两年后，一幢投资二百八十多万元、面积近一千平方米的“共富楼”在镇上拔地而起，成了全镇最大的来料加工点，每天有七八十名妇女和老人喜滋滋地前来上班。钩针、串珠、打鞋帮、做箱包……每个人都不闲着，即便是再简单的工作，也能发挥出他们意想不到的价值。熟练娴熟的手艺、低头专注的奋斗模样……置身于这样繁忙和充实的环境里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欢笑，心中萌动着幸福与憧憬，胸中激荡着创业的热情。

当问起为什么取名“共富楼”时，陶新花脱口而出：“来料加工成就了我个人



的致富梦，我还要通过这条路，带动更多乡亲加入共同富裕的行列。”如今，她的来料加工点已有十三个，从业人员达三百多人，年发放加工费达四百多万元，业务版图还在不断拓展，越来越多的留守人员加入到奋斗创造财富的行列中来。

三

油菜花开的时候，陶新花带上她的残疾人兄弟姐妹去春游。公路上，她开着小车；村道上，她骑电动三轮车，遇上小巷里弄，她就拄着双拐。在她的脚下，没有一条路是走不通的。一路上，她与同伴们敞开心扉、坦诚交流：我这个拄着双拐的人，曾经一个人去北京参加农家乐培训，一个人去各地洽谈业务。我相信，只要有信心，全力拼，好日子我们照样能拥有。

一望无际的金黄色花海，在春天的花海里奔驰的列车，还有一张张展现在手机屏幕上的笑脸，让这些很少出门旅游的残疾人看见了春天的美好。陶新花拄着拐杖，迎着和煦的春风，坚毅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头，仿佛也是一簇蓬勃的油菜花，在山间田野里尽情绽放……

图1: 风光秀丽的冷水镇。冷水镇政府供图
图2: 冷水镇的油菜花开了。金成方摄
图3: 陶新花(左)在给农户传授加工技术。朱俊敏摄 赵俊汝制图



前不久，我回到三年没回去过的家乡。

车在220国道旁一座灰色的两层小楼旁停了下来。小楼伫立在熟悉的丁字路口，孤零零的，仿佛已经站立了很久。它确实已经站立了很久，至少将近三十年前，我离家到镇上读初中时，它就站在那里。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，到武汉读大学，它就一直站在那里，不露声色地目送或者迎接。它的背后，是一条蜿蜒的小路，连接着半公里外我出生和长大的村庄。

在外面读书的时候，每次填档案，籍贯一栏，我总是习惯写下“滨州”二字。“滨”字容易让人联想到，这座城在水边。我跟外地的朋友介绍滨州，也总是这么说的：在济南以东，东营以西，南邻淄博，北边嘛——就是海了。“那你是在海边长大的了？”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我又常不知从何说起。因为，三十岁之前，我其实从未见过海。

小时候，家乡的报纸上，总有“沐浴着渤海风”的字样，但“渤海”究竟在哪里，长什么样子？我的脑中却是混沌的。故乡邻着黄河，却并不多水。每到春灌时节，父母和乡亲们紧皱的眉头，是我童年里最深的记忆。考上初中那年，我想去看海，便和几个小伙伴一直往北走，走了很远，吃光了带的干粮，在一片一望无际的盐碱地前，听到了背后人们的呼喊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们说，那北边的海，他们都没见过，只是听老辈人说，那海只产盐。后来，我第一次见到海，是在山东的青岛。那时候，我仍在想，我家北边不远处的那片海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时至今日，我都没有见到那片“只产盐”的海。但是在故乡，在滨州，“海”却已经涌到了我的眼前。那是回去的第二天，同学说要带我去看一看“变化很大的滨州”。于是便坐他的车，到了滨州中海。这算是滨州市城很大的水域了。当然也不是第一次来。但见碧波滔滔，浩瀚无垠，长风吹拂，确有一股“海”的气势。从中海出发，沿着辽阔的渤海十八路，我们又去了滨州南海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处郊野，只感觉这是比中海更大的水域。风起时，水面如一张带着波纹的碧毯，一直绵延到看不见的天边。而从水中开出的路，像一条灰色的带子，在巨毯上延伸。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，我们敞开的车窗里，灌满了“哗——哗——”的浪涛声。

我上网搜索过滨州，网上说它“依河傍海，地处黄河三角洲腹地”，商朝时便“建有蒲城国”。我想象不出在久远的历史中这块土地的样貌，但是“蒲城国”却是一个浪漫诗意的名字，它让我想到《孔雀东南飞》里的“蒲苇纫如丝”，而“蒲苇”是在古诗里经常见到的意象，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婀娜的姿态，一种夏日的葱茏。如今滨州蒲园的名字，想必是和蒲苇有关的。我长大的村子，虽距滨州城更近，但在行政区划上，却属于惠民县。这个县现在也属滨州辖域，但在更早的时日子里，它更为有名。因为不管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“渤海区”，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“惠民专区”，惠民县城都一度是当时的领导机关驻地。后来，领导机关从惠民县城迁驻滨北镇，而这个“滨北镇”，便是滨州的前身。曾经，我们村里的人都知道北镇，却不知道滨州。北镇改名为滨州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。而直到1992年，惠民地区才正式更名为滨州地区。

车子从南海出来，我跟同学说，想去老城区看看。蒲园、颐园，繁华的渤海七路，渤海七路上的大观园、新华书店、百货商场，不知是否还是当年模样？同学手握方向盘说：你的母校已经搬到了新区，滨州师专升级为滨州学院后，也搬到了新区，当年的渤海七路能比你脚下这条路更繁华？

是，倏忽二十载，这座城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我想起参加高考那年，“滨州经济开发区”才正式成立。而这个面积近两百平方公里的新区的划立，让我的老家距离滨州的直线距离缩短了二十公里。这两百平方公里，不仅让滨州开城有了成倍拓展，更让它拥有了现代化的基建、便捷的交通和园林般的市容。车行向前，两旁的林木愈发葱茏，那是北方常见的白杨垂柳。而掩映在蓬勃绿色里面的，是一座新生的城。

我知道，新城中有一条路是由旧路改造而来的。沿着它一直往西，乘车二十来分钟，便能看见国道旁那座熟悉的两层小楼。当年，我骑自行车，后座上带着书本和干粮，从老家出发，沿国道一路向东。经过一个小镇，经过小开河，便进入滨州城地界。再继续走，走过大片乡野，走了很久很久，才到达滨州市区。那次漫长的骑行，让我丈量了村庄和城市的距离——那是生我养我的村庄，那是离我最近的城市。很多年里，那次骑行一直深深印脑海。那似乎是我个人由乡进城的生命之路的缩影。

二十余年弹指一挥间，眼前这座城一直迈着奋斗的脚步。惟愿家乡的城，能伴我们成长，和我们一起逐梦。

下图为滨州黄河楼。

滨州，我家乡的城市

李勇



影像中国

晨曦里的莫高窟

李宝堂

记得第一次到莫高窟，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学习的时候。从那以后，莫高窟成了我魂牵梦萦的地方，几十年间不分春夏秋冬，数十次到访。或参观洞窟，或临摹壁画，或现场写生，或学术交流，每次都有新的感悟和收获。

在莫高窟，我瞻仰过雄伟壮观的弥勒大佛，临摹过美丽善良的九色鹿、慈眉善目的菩萨和神采飞扬的飞天，描绘过姿态万千的“反弹琵琶”，欣赏过张议潮统军出行收复河西的雄强之气……正是在这“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”，我寻到了中国美术的古老渊源，确立了“心随敦煌”的艺术追求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，经过几代人的精心保护和整理，莫高窟成为全世界瞩目、光彩熠熠的古代艺术“博物馆”。作为甘肃的本土画家，我们有责任用画笔表达对于敦煌艺术的崇敬与理解。

我们阅读了有关史料与书籍，领略了敦煌艺术的伟大与神奇，深为常书鸿、段文杰、樊锦诗先生的艺术人生和“夜夜敦煌人梦寐”“一画入眼中，万事离心头”“我心归处是敦煌”的炽热情怀所感动。经过反复探讨，我们确定创作一幅以莫高窟为主体形象的绝版套色木刻版画。为增强现场体验，在动笔之前，我又一次走进莫高窟，感受金秋时节莫高窟日出的壮美。

大约清晨七点钟，我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莫高窟，登上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。站在山顶，微风吹拂，山色朦胧。三危山巅有个牌坊叫南天门，由此俯瞰群山，逶迤连绵，莽莽苍苍，一派雄风。而鸣沙山和莫高窟则静静地沉浸在黎明的晨曦里。

来到对莫高窟九层楼的宕泉河畔，在当年常书鸿先生写生过的地方，等待莫高窟日出的动人时刻。

八点二十几分，太阳出来了，最先沐浴到阳光的是鸣沙山主峰。高峻厚重的山体，连绵起伏的沙丘，自然流畅的流沙线条，温暖厚重的赭红色彩和涌动着的的大漠气息，在明亮的光线里呈现出勃勃生机。这时，就像一块大幕缓缓拉开，阳光渐渐下移，刹那间照在了依崖而建九层楼上。只见宏伟的九层楼渐次变得清晰，高耸的攒尖宝顶、错落的彩绘檐檐、挺拔的红色立柱和高深莫测的红门，在阳光下光彩熠熠，亮丽夺目。陡峭的崖壁和一个个洞窟也瞬间显现，凹凸有致，光影斑驳，如梦如幻。

很快，阳光倾泻于莫高窟前茂密葱郁的树丛上，亮黄色的树叶在明媚的晨光里如金子般闪耀，飞鸟凭空翱翔，天地一片辉煌，呈现出史诗般壮丽的图景。

看着眼前的美景，我激动地挥动画笔，记录下这醉人的绝美瞬间。

回到兰州，带着激情，我和朋友投入了创作。我们商量后决定这样描绘：一位画家伫立在莫高窟前，画架已经支起，画布尚是空白，他在起笔之际深情凝望九层楼，激情涌动，一切尽待挥洒。

画面上的人物形象不是很大，但姿态优美，非常醒目。和煦的阳光把九层楼、石窟、崖壁和秋树染得绚丽灿烂，人物与环境自然融合，形成优美的情调和意境。

经过半年多紧张创作，作品终于完成了。展出后画界朋友评论，主题鲜明，形象生动，色彩强烈，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，使人在美的享受中产生无限遐想。

而对于我来说，这不仅仅是完成了一幅画，更是把莫高窟的秋天、把敦煌之美，永远镌刻在了心中。

大地